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

宋 李昉等 編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時

韋皋

竇參

李伯禽

蕭復弟

李納

崔汾

辛祕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厯中忽聞神作大

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
脩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酌
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
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對言
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誦詩歡言終
日常有客僧詣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贈詩云卓立不
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
坐寶蓮花又曾爲詩贈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餘

自歎無大故君子莫相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
與左衛兵曹徐晃龍泉令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邑人
韓謂蘇修集於鋒宅會法智至今召滕傳眉久之方至
與晃等酌獻數百言因謂諸賢請人各誦一章誦畢衆
求其詩率然便誦二首云浦口潮來初淼漫蓮舟搖颺
採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云衆人莫
廝笑又誦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
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自云此作亦頗蹉蹉又

囑法智弟與鋒獻酌數百言乃去

出廣異記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厯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至龍丘會宗人述爲令佐時止令廳數日夕復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爲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曰已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云

堪不相知何故見舉答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須臾堪
至禮謁蘊藉如平人生謂佐時曰王求一子聃兼令取
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
女亦至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
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
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
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詣佐時佐時
且說始末云的以不活爲求一頓食述爲致盛饌佐時

食雉臠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
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
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

出廣
異記

韋皋

韋皋初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
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
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攄其忿延賞愈惡之謂皋曰
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

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
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
茆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
愧彊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
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舉入西院
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
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
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

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托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聳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臯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臯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

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皋鳳翔節度皋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

出續玄怪錄

竇參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即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已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爲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

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酹以凡事之後凡有遷
命皆先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
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爲
柳州別駕官舍有空院竇因閉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
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
也君宜促理宋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
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

出戎幕
閒談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揚糴鹽官場
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
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漉酒祝語之後
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
服迎於門乃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殽
久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傍人並不
之見伯禽迎於門庭言叙云幸蒙見錄得事高門再拜
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

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

出通
幽記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
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父善
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
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
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
走報也蕭復問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却迴曰娘子召君

蕭久在船頗思閒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蕭登
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
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
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
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授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
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
即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
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

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

矣

出逸史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

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手揮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脚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尤在殿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

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噉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栢悄然嚴靜乃薦奠而迴見納納呼入卧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檮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噉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噉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

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出集
異記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凡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救救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

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僊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捽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

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訝仙官無狀而至似非大
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
差因迎祭酒醺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
唇如損狀僕使兵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
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
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此苦

出酉陽
雜俎

辛秘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旁有

乞兒箕坐面蟻衣訪辛行止辛不對即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彊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俱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門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驚異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要約

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帊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乞兒之言解帊複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

尚未生

出酉陽
雜俎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

宋李昉等編

神十六

袁生

冉遂

魏眈

盧佩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
於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來謁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

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
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竒之又曰
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
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
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
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
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
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鏹且日爲

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坏土耳今我訴於子子
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又何不
可乎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
時奠祀則真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之既而又曰君
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
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
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令訊之果有赤水神
廟在縣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車吏

獨入廟中見其簷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繫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撻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繫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

圖之袁生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
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魄當沈疾又云從此
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
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卧疾一歲矣
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
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
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爲事哉袁生即給曰吾
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

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
因告其神何為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
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比去旬餘當捨其罪
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無以疾愈遂怠其
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
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五
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
疾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

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鍤詣廟盡去
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
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
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且懼
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
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禱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
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
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

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
餘吏有罪袁生扑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
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
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
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耳袁
生即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
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
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出宣
室志

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既喪父又幼性不慧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攜劒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爲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爲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爲明神善保

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爲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及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躍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擐金甲佩劍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察使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來拜

覲待我微答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爲何神也兒
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惡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
祇擅爲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
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杯酒
灑空中即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如雨兵
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臨別謂母曰若有
急但焚香遙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
年趙氏父亡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

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爲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士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爲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爲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適聞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問之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其人泣

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爲一將不能自立功而死於陣前
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犯斧鉞若或將軍
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効死節又問曰趙玉何
在神曰寄在鄭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取趙玉至
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於部內
爲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迹於
人間不復來矣母善自愛又如風雨而去過後絕然不

至矣

出奇
事記

魏眈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眈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眈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婿眈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眈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國人突入拜眈眈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國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眈曰爾何要知之國人固

請眈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圉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圍人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他詞圉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

夜焚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無
他慮言訖而去

出聞
奇錄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
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即棄官奉母
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
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
年餘乃許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

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
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
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
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
既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
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
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
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

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
矣於是是一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
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
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
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
右幸矣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
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
持小妝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

釋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
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即終固辭
拒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
其意不能究尋後既多時頗以爲異一日伺其將出佩
即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
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散漑酒祭
地即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
載於馬上即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

其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即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爲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既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孝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

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
長須在京城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
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
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

宋 李昉等 編

神十七

沈聿

党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元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堦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洎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蕪正衙之東街南北

三巨門對啓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賁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即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

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
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
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
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
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
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
帛許之忽若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夢致奠二
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

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即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覺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遯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

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云前後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煨燼矣聿終免焉

出集
異記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貽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鐸鎮河東時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貽神名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貽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

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既再拜臺貽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墮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濕召爾爲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既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

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
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皆微
慘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
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
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
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爲
衙將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
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

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佑於是醮之果與國

清夢同也

出河東記

太原小吏

王鶚鎮太原嘗一日亭午之際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劒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鶚薨時元和中也

出宣

室志

村人陳翁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亦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毗陳翁者因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探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佩光采華煥鞭馬疾馳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語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爲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

自是雲朔之間病熱皆愈

出宣室記

樂坤

樂坤舊名冲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獄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爲坤來年如其說春闈後經獄祈謝又祝官位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

出雲溪友議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歸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隱侯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

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鷙獸余數
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
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
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
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繇遠俗傳
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
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
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出集

異記

崔澤

王鶚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常避暑於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我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於階所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見澤懼而且惡命家僮逼之已亡見矣是夕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許後月餘卒於

郡

出宣
室志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
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被
甲仗劔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
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
敢踞見王神人曰威粹國絕域遠夷世與韓氏為仇今欲
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為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
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

而卒

出宣
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韓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笈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常爲郢

語之

出宣
室志

樊宗訓

硤石縣西有聖女神祠縣令韋謀與前縣令樊宗訓遊焉宗訓性疎復不以神鬼爲意以鞭劃其牆壁抉剔其衣祛言笑慢褻歸數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縣門大呼曰縣令當持法奈何放縱惡人遣凌轢恣橫謀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餘謀小女病召巫者視之曰聖女傳語長官土地神靈盡望長官庇護豈有教人侵奪前者遣阿師白於長官又不見喻韋君曰惡人是誰即與

捕捉曰前縣令樊宗訓又已發無可奈何以後幸長官
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應愈常君謝之令人焚
香洒掃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數日即愈

出述
異記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
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
心恒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
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

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家人
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
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太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
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
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
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
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
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史出逸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遶林一矢中之洞胷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

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
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
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與仲殷西行四五里
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
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
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謁之狀出曰姨
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
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

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過老變易又如猿攫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卧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已乃按

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
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彊弱皆費力也數
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
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
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雖童子婦
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
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

母類於猿焉

出原
化記

凌華

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捨
吏當爲上將軍華爲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撞心
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黃衫吏齎印而
前宣云牒奉處分以華昔日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
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園廡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
心玉枕巍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
討逆諸臣合爲上將骨未圓實難壯威稜宜易之以得

人免塊然而妄處付司追凌華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
司量事優恤於是黃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者隔簾語曰
今日之來德之不修也見小利而失祿竊爲君子惜焉
命左右取鉗槌俄頃有緇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綠裳
賜華酒五盃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絕而華醉醒復
止華于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裨
補量延半紀仍賚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
朝隱屠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規小利既歿之後責受

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歎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冥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廢牀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賻助凡

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

出集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

宋 李昉等 編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迴

鄭翦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時常久疾兄輒召巫覡于庭中設酒食

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赧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

疾愈

出宣室志

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
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筠者為之役至霍丘月餘
賃宅住更無餘物惟几案繩床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
狀王筠鋪於案側文字溫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
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為鎮過使初不之信及見實
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
為畏乃命李六郎與疏理遂云諾每行似風雨霎霎之
聲須臾聞咎捶之聲遣之云更不得來自是後院遂安

時御史大夫李湘為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為副史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而不信乃令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於牧守取紙筆而請序曰接對諸公便書可乎張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云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云是五嶽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宛暢笑詠常作笑巫詩曰魑

魑何曾見頭旋即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
極多亦不全記後云暫往蘄州看舍弟到蘄乃七月中
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郢近娑州人
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

出博異志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
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常暫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
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

勿使人見乃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
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
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
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急於其業老
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
吏入搜摵者出曰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
界敎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
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

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即汗浹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者從母夫楊曙為中弁團戶於三異鄉徧聞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

出續
怪錄

劉元迴

劉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迴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而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姦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為食器可以避毒為翫用可以避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為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術

此術規師古錢帛逡巡則謀遽去為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秦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金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

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為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
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為其首豈冥鬼敢依
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
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
迴所為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
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為師古作飲食器皿靡
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
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

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
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
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為黃石公所掠去則又
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
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
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
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
領事即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于

市

出集
異記

鄭翦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遽使修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宏規奏之帝至宮朝獻畢赴南郊於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記

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

賜鄭翦緋衣

出唐
統紀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幾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

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
為不覺慄然亦皆盱眙如有所覩澥即却入舟中偃卧
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
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
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為陽
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
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鉞驅百餘卒在水
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

四年八月也

出河東記

馬總

馬總為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
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感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
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
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邃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為人
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
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

內靡不闢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
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
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為願則且歸矣然二十
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
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出集
異記

崔龜從

崔龜從長慶三年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
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衛甚盛又一

人側坐容飾略同皆隆準眄目擲管視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為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檮蒲歸寤大異之髣髴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顧之其姓名是常所交遊及覺遂忘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為吉解曰君夢得君而又見檮蒲者蒲也君後當如

主公節臨蒲州矣爾後每入祠廟輒思所夢嘗屢謁河
瀆及為華州拜西嶽廟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開成中
自戶部侍郎出為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
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祀焉其
他祈禱報謝無虛日以故廉使輒備禮祀謁龜從時病
至秋乃愈因謁廟及門恍然屏上有畫人抱案而鞠躬
乃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唯無同行者歸
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龜從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

輒大劇因自證前夢以為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
心禱之既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時將就便室及側門
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
而毛豎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
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色紫衣鞞剝
乃敬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龜從厲聲言曰我
年得幾許遂應曰得六十幾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
奇載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終歟遲明自為文以祝神

具道所以命兒姪將酒牢廟中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遂求醫於浙西醫沈中遂乘驛而至既切脈直言公之疾熱過而氣壅當以陽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為必神之助又自為文以助神因出私俸修廟之壞牖加置土偶人寫垣墉之畫繪皆新之大設樂以享神自舉襟袖以舞始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為五木之戲及至江南方與從事復為之龜從後入相罷為少保歸

洛大中七年卒

出龜從
自叙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

宋李昉等編

神十九

蔣琛

張遵言

蔣琛

雪人蔣琛精熟二經嘗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雪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嘗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豫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

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
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
而言曰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
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
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
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慙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
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
有龜鼉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感波為城遏浪為

地闢三門垣道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
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為
樓臺為瓊宮珠殿為歌筵舞席為坐榻裯褥頃刻畢備
其樽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
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雪溪南津而
出復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
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
覲五紀于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哀腸

惔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
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馬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
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
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
神曰此去有將為牽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
恐神不識不知事須詔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
素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
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

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
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為村醪所困遂為江公驅來唐突
盛筵益增慙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即席則有老蛟前唱
曰湘王至去城二里俄聞駢闐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
氣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
汨羅屈副使同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
方即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
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原正色曰湘

江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
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刺洪鍾之劍不割几上
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
煥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
待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
於籠中割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
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
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

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
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逐步沒沈
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
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
衛銜石心窮河源兮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
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
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尊而入
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

徒與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於是朱紘雅張清管徐奏
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
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浙
浙兮波緜緜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
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心寧全溢眸恨血兮
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
娥翠黛兮沈江孺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
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為之慘容江神把

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
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盃
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
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
來津亭維一舫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
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為水府之腥臊湘王
持盃雲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派分水光山色翠連雲
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

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幾人經此泣江離年年綠水青山
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
濶波澄秋氣涼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
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灑椒漿酒
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
宴并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燿燿夜接朝雲宴渚宮鳳
管清吹淒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
分慙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

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
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砭砭之爭輝當侯門
之四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
相微徒刻石以為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
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舉兮靡羣援之可依血
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
悠悠白芷芳歇兮江離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四起兮
悲風幽羈魂汨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

向使甘言順行于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
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
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
庖瓊華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余持盃以淹
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
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響響神龍耀煌煌
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
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頽綱分辭

皆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
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
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
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盃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
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壘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
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邁凶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
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
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胃當靈境之良

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
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鑿鑿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
地兮難相逢歌終雪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鍾鳴
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
見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出集
異記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
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

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
遵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
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
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
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
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
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
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

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

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陪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去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踦進退獍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

獐毒為戚施之容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
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
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
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
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
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
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
死夜叉等啼泣喑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

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為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

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
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
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
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
爾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中
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
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
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

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
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
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
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
根妻不為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
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
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
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

遵言良久惜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

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
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即命遵言歸明晨尋之已不知其

處所矣

出博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 宋 李昉等 編

神二十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郄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

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于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
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
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
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
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
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
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
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

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罄折

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
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
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璫翠
璫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
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
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
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
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

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
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
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
犀已巨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
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
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
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鷺飛去愁殺深宮
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

欵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
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
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
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
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
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
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
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

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為賈
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
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
為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
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逾於諸壻
遂止月餘懽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
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
地近恐為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

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算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即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出傳

奇

王錡

天興丞王錡實厯中嘗遊隴州道憇于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勅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鹵莽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為王耳錡曰未喻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為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

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為羣小所構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獄當時吳山有獄號衆咸謂某為王其後獄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顧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閒散思

有以効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藉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汗霖霖乃市紙萬張以焚之及太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

出河

東記

馬朝

馬朝者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

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鄆餽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年老啟其將曰長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來日之行乞請自代主將許之及戰鄆師小北而士俊連中重瘡仆於鬪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按據簿書稱點名姓俄次士俊則呼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訖遂過及遠猶聞其檢閱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營吏納

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即洗瘡傅藥乃曰汝可飲少酒粥以求寢也即出汲水時營中士馬極衆每三二百人則同一井井乃周圍百步皆為隊道漸以及泉蓋使衆人得以環汲也時朝以鑿缶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於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貫其刃久而士俊懼其未回告於同幕者及到則已絕矣士俊旬日乃愈

出河東記

郅元位

河東衙將郅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輦行至沙苑會
日暮見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
亦高丈餘導從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
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
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無覩及迴視之皆不
見矣元位瘁然汗發髀戰心慄不覺墮馬因病熱肩輿
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愿卒

出宣
室記

夏陽趙尉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行中條煙
靄嵐霏昏旦在望又有漢泉穴其南泉水清激毫縷無
隱太和中趙生者尉于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
數輩聯步望月於漢泉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
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
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懼遂入水惟露其首
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數十步有神祠
表其門曰漢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為

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漢壤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剗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為邑人之患於是不果隳

出宣
室志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為帝

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
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
為褻黷語俄被疾肩舁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久
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捧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
視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為所撲蒲之人咸異其

事

出宣
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

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黷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

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於冒襟爾漢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俱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

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
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
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
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
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為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
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
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搦髮者

擱之一擱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

日方滅

出纂異記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

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篇二百餘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荅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荅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

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
之詞慙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
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
我帝圖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
相及鄰於詆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
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
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
之美曰無為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上

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
夫如是與無為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于旻天怨慕也
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
者命也朕泣者怨已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
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
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
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
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

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
何傳歌訖鼓琴為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
言曰妙哉乃遂驚寤

出纂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